容齋文鈔

容齋文鈔卷六

緜上茹綸常文靜

傳

任西郊先生傳

吾鄉有誦法程朱研窮經學而尤邃於易與春秋者曰確軒先生有追逐杜韓沉酣典籍而工詩與古文辭者曰西郊先生二先生皆君子也皆貴公子也皆安貧樂志而無慕乎世俗之紛華者也皆經師人師窮年一編而終身以之者也皆不逆詐不億不信與人爲善而不以不尙待人者也此其

所同也然其境遇顯晦性情學術則亦有不能比
而同之者確軒先生早歲領鄉薦父兄皆仕至郡
守以讓產於諸昆季遂至卓椎無地挈家之永寧
依婦家以居蕃先生繼配爲于清端公女孫也數
年歸設帳里中卒以經學受　主知歷官至大司
成其所與遊如錢公香樹蔡公葛山張公樊川張
公春浦吳公易堂皆當世名卿大夫也西郊先生
家本儒素父子一　公以康熙甲午舉於鄉垂老爲
雒南縣尹二年告歸故先生自少壯時即教授生
徒以資薪水終年跼蹐蹇類方干白首寒氈貧同

閔貢及其老死菁華隱没謚無柳下之妻誄之延之之友吁可悲也已其境遇顯晦不同也確軒先生胸懷渾浩與古爲徒鮮情慾之累又以不諳庶務謝絶紛擾日事編纂至忘寢食唐宋以下書非關發六經有關聖賢正心誠意之學者屛不觀客至不數語即與談經辨微言奥義問出不窮能解者聞所未聞如坐春風不解者倦而思卧如聽古樂而先生有教無類一任其人之自領於是人或曰羲皇上人也或曰兩廡中人也是可以想見先生之爲人矣所著有易經揆一易經補義春秋

直解春秋廣義若干卷自餘諸經亦多有論著西郊先生賦性端方擇躬爾雅重然諾嚴取與愼許可果於自信外和內介自二三耆舊外不妄交一人雖指笑爲拘迂弗恤也好學嗜古攻苦不輟而尤癖於詩自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以及　本朝之詩無不博覽而約取之以求幾於古作者所爲詩不下數千首諸體咸工而五言尤勝有陶韋王孟風同時名流如沈松阜曹六圃吳楳庭湘秋稼咸推贊之無異辭古文醇雅克守歐曾矩矱小詞亦入南宋人之室生平嗜酒類淵明詩篇中言酒類

淵明亦類樂天予嘗笑謂之曰五柳醉吟二傳何不倣爲之以俟後之知先生者豈眞謂有後世名不若生前一杯酒耶先生亦笑而不荅所著有愛餘書屋詩集文集明史備識集若干卷其性情學術不同也予少從確軒先生遊迨先生致仕以省墓旋里又獲隨侍杖履者亟月最蒙青睞苐先生之著作上陳 睿覽行世已久他日 國史之傳儒林者不得而遺也固不藉門下士傳之惟西郊先生交遊零落予姓式微詩雖小有流布而予懼其行之不遠久而漸失其眞也故不辭固陋以確

軒先生相比類而爲之傳先生姓任氏諱大廉字
廣庠別字西郊行二邑諸生其學問淬礪者天孚
文學也文川上舍也帷園刺史也所謂四山人也
晚歲與帷園天孚及予輩聯樂與詩社狎主敦槃
稍近和易而俗學淺見之士猶望而避之顧獨於
予折輩行爲忘年交廿餘年中晨夕樂數詩文考
訂受益良多知己之感恒不去心第予之交既自
愧不足以傳先生而先生之孝友及他行事又苦
於無徵不得已僅就予所及知者約略言之其有
負於先生多矣後之覽者尚其因予之言而讀其

詩考其人博稽其軼事以匡予之不逮焉
贊曰四山人者皆綿上詩壇耆宿也予獲交其三惟交川先生早逝未及親炙而流風餘韻亦稔聞之乃鄉黨間尤推西郊先生學行爲四山人之冠帷圃之殁予爲之狀天孚之塟予爲之銘而先生獨以家貧不能具壙中之石殁十餘年而予始爲之傳傳中碓軒先生巍以予所最重者相推挽而非敢有所軒輊於其間也諸曰儗人不於其倫用韓非老子同傳相譏誚是則不知先生且並不知碓軒先生而予言之非阿所好亦僅可爲知者道

也

梁孺人傳

孺人李氏汾之介休人貢生之樞女也年十五適國子監生梁公泌三年而梁卒前室子本樸甫七歲孺人哀毀絕粒誓以身殉夫伯氏秋谷先生固知名士也責以撫孤存嗣爲重始勉進食服髽當門尤能課子雖鞠養備至而慈訓嚴明不以繼母引嫌稍存姑息也迨秋谷先生夫婦相繼殁遺孤本榮尙在襁褓孺人復時顧恤之不殊已子是時梁氏兩門嗣續寄於孱弱緦期功強近之親覬覦

不少支柱恒難而孺人以一身任之其劬勞盡瘁槩可知已厥後子與猶子卒能成立品行醇謹聲譽翕然人謂非孺人教育之力不至此平時每以不逮事舅姑爲憾逢家祭及歲時伏臘陳俎豆惟謹至於好善樂施本之性生宗族之貧乏者賙之戚懿之死喪者賻之橋梁道路之傾圮者修葺之己卯歲歉閭里窶人賴以存活者甚衆此尤巾幗中所僅見者也乾隆三十九年有司列其事於禮官以　聞奉　旨旌其門閭建綽楔祀節孝祠時孺人年六十矣又九年而歿含冰茹檗逾五十載

如一日殆可與古列女爭烈矣迄今子姓如干人內外雍肅悉遵孺人禮法不替云嗚呼婦道婉娩順從爲職以節著其變也然柏舟之義詩人重之自內則廢缺女德弗備陶嬰黃鵠之歌衛敬瑜妻孤燕之咏世家巨閥且不多覯矧窮檐荆布之迫於啼饑號寒者乎間有之又或湮沒弗彰若孺人者可不謂難歟彼夫聞孺人之風者其亦可以興起於苦節淑行也已

閻大學潔甫傳

閻君名學清字潔甫一字融一汾之介休人也其

先世有斗樞公者以甲科起家官至監司近歲衍

子中秀復少年登賢書益能以文學世其家者也

君生有至性出就外傳穎慧與凡兒讀書通大義

年十七失怙以家計輟業去而學賈然稍暇仍不

廢書也留心濂洛關閩之學而尤邃於易間讀南

華道德亦皆有解悟喜為詩每有所作即出以示

余余間為竄易一二則欣然稱快嘗退而語人曰

使吾早歲獲交茹君則詩之境地當更有進於今

者惜乎相需之殷而相遇之疎也然幸而十年中

匪伊朝夕與聞緒論示我周行得窺正始雖晚何

喜其好學虛懷如此嘗君之買於江陵也年力方壯多賢豪長者遊凡江山人物古今廢興無不資其學識而卓然有以自立既而絲事謝去援例入太學以母氏春秋高遂不欲遠遊無何舊同事皆賢君強之復理故業於是出入荊襄間者復十餘年厥後老友凋喪推君綜其事始不外出又十餘年值教匪不靖同人意見頗有參差而君亦厭且息矣慨然曰老氏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年幾六十衣食粗給固將讀故書課稚子觴咏於園林婆娑於里社以樂餘年又安可復鬱鬱久居闤闠

閒哉遂決意罷去其高懷達識又如此乃吾之所
重於君者猶不獨此也岳蘭溪進士工制舉業設
教平邑及門者多獲儁場屋君猶子中秀欲捨館
從遊而窘於貲惴惴貽兄毋憂不能自決君曰負笈
從師甚善舉也脩脯之費吾爲爾任之中秀遂以
乙卯擢鄉闈丁巳歲有以鄉前輩帷園先生所輯
如蘭集鋟板售者余與先生爲忘年交不忍坐視
其散失傾貲購之不足聞以語君君即解囊無吝
色越一歲余欲續刊晚年詩及古文辭謀之友生
緣前事不欲重煩君君曰吾期盡吾心耳不待君

言也復多有所助此雖瑣屑無關大節而求之薄
俗亦幾罕覯矣於戲君生平好購書喜盱衡古人
往事往往義形於色好善嫉惡言行不苟皆足爲
後生矜式余故掇拾其大凡而爲之傳至於君之
內行純備孝親敬長延兄嗣撫孤孀已載在魯心
齋刺史爲君所著言行錄中茲故不再贅云

論曰明有方山子者以詩遊於李空同之門有聲
藝苑　國朝周青士詩清微淡遠希陶韋同時
如竹垞初白諸名流咸重之且行誼甚高是豈可
以賈人目之哉若闇君者殆庶幾焉

記

南郊別墅記

南郊別墅者余友曉園別駕李君之別業也去城三里許舊爲城南李氏園僅十餘畝其中喬松翠栢古檜蒼藤皆百年外物而池塘於臺榭傾欹存者惟暈碧亭康熙中邑侯榆陽王公爲之記乾隆己卯售於曉園越十年辛卯曉園自京師歸始倍其地修葺之叠山引水種竹蒔花於是登高眺遠嘯月吟風觀魚習射遊息讌飲之所無不畢備而標其目爲廿四曰聽松閣曰迎素坊曰藤橋曰

凹沼曰問花軒曰漾月池曰韡碧亭曰曲水曰鬱山曰藕花塘曰潛香洞曰平野樓曰見山榭曰得月臺曰卧遊廊曰積翠欄曰柳陰居曰虛白艸堂曰卷石山房曰樂數齋曰菊籬曰蔬圃曰鶴亭曰花窟各系以詩而詞人韻士率多屬和焉於戲昔之斷椽頹垣零磚敗砌湮沒於荒烟蔓艸中者今且悉轉爲幽勝昔之過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攀擘去之者今且低徊欣賞之不置境與之變與事會之遷移固如是其莫測歟然予歷稽前代園林之勝往往藉人以傳而維摩詰輞川仲瑛玉山爲尤著豈非

以其一時所與交遊酧唱如裴廸邱爲康夫仲舉

輩篇什流傳使後之覽者得彷彿其高風勝景而

爲之羨慕無已哉審是則別墅之地之人之詩雖

或未足追踪古人而以視世之棲處闤闠枕席聲

色汨溺貨財終其身不知邱壑之趣文字之樂者

爲何如耶乃或者謂曉園自京江謝病歸南郡之

名殆即陶公卜宅南郡之意其然乎其不然乎予

姑記之以竢後之論定者

遊綿山記

綿山亦曰介山去城不百里爲邑名勝余年四十

始獲一遊得詩十餘首未遑爲記也乾隆戊戌秋呂蘭浦明府邀同洪午塘司馬暨僚屬紳士六七人往遊爲重九登高之會八日自縣署早發過南原諸村落天宇清曠霜林炫采禾稼登場婦子嬉嘀太平景象宛然如繪薄暮過忌坂抵興地村之回鑾寺寺頗閎擴相傳唐太宗曾駐蹕於此將登山謁高僧適僧示寂不果故名回鑾云有古槐數株皆天矯作龍形山色橫岈溪聲沸耳瞋風瑟瑟黃葉紛墮頓生寥落之感想古人悲秋亦復如是固不必騷人愁士也飯後剪燭禪房與洪呂二公

談詩至夜分始罷晨起二公乘肩輿又覓山輿四五以備不習騎者東行數里過光巖寺土人所謂下巖也山路益險峻余所乘輿夫孱弱喘汗相屬路亂石間屢欲顛躓乃舍輿步行踰南天門三里至山神廟足力倦甚時與騎步更覺煩殆又五六里始至圓通庵則諸君相待已久矣司馬曰來何暮耶余笑曰公爲廉叔度而謂僕來暮何耶生平蹇滯無事不居人後今茲山遊自不得不讓捷足者先登矣明府疑余有慍意亟叱隸役易健夫早餐畢行二里至石乳泉一名簷房泉簷巖嬰贅臃

脂倒垂如乳如蜂房也下注石窪似池非池可供山中僧衆汲俗謂不盈不涸雖千萬人皆足取給者妄也錯坐其下聽泉聲泠泠侵人心骨一時塵慮都盡挹泉煮茗風味絶勝不知陸羽當品作第幾泉也低徊久之力行二里至雲中寺土人所謂中巖也探自雲洞又二里過兕鹿橋其一斗泉小須彌皆不及往觀自圓通菴至此路雖漸平然亦漸狹峰峭揷天澗深無地林木蒙蔚雲垂烟接目不暇給微徑行者魚貫蟻沿不能久駐耳行三里許至雲峰寺土人所謂大巖也又名抱腹巖懸巖

天半寺寄於中雨晹不及幽邃雄奇爲一山之最
禮佛畢相率登眺五龍嶂過視鐵索嶺捨身崖其
他危樓傑閣參禪入定之所探尋未半而力已不
勝遂返至一亭憩焉談次及介公事余曰介山禪
林相望而獨無介祠迄今訪綿上之閒田蕪殁餘
之裔不能無慊慨係之哉明府毅然曰此吾輩責
也因相與捐貲自司馬以下多寡不一共得百數
十金謂僧曰即以此亭爲祠無庸另建倘有不敷
余當再捐議甫定日已西斜亟命酒饌飲與甚豪
司馬曰登高賦會何曾龍山且將參娛節皆在不

僅一落帽孟嘉可稱也詩不成者罰依金谷酒數其意滑稽蓋有所比擬也明府笑頷之曰是誠不可無詩弟與焉已不及待矣俟補作寄山中刻石嵌之壁間可也遂匆匆就道比至山麓半規皎月已懸樹杪矣仍循同鑾寺余同僕兩遊綿山而未往後山訪竹林寺鐵冶洞諸勝其能免於山靈之笑乎明府曰事固無取乎盡也邴曼容仕宦不過六百石陶靖節讀書只略觀大意皆斯旨也夜遊幽冒險稱山賊者吾無取焉且留待他年固無不可余唯唯倦極各就寢次日父老候送於道明府

慰勞之曰偶爾遊覽並非公務雖一切酒食供應皆出衙署然夠裝夫役未免擾費爾曹可免差三月於是村氓咸悅余曰是舉也不獨彰公之惠而亦可藉以釋吾儕之慚與憾矣不然以官役民猶可言也僕等鄉里其能免於訾議哉僉忻然是余言歸途至東徽村余謂洪昌二公曰西徽之栢樹嶺有秦時栢近在指顧寧無意乎因復乘輿往至則寺小而樹甚鉅蟠根直出數里外徑可踰丈古貌輪囷神氣肅穆令人望而生敬如對深山幽異之士其二小者亦非近代物明府謂余曰蕭寺無

偕兼之坐處君方恐山靈笑人吾且虞栢君逐客矣余應之曰此即明府之所謂事無取乎其盡也綿山勝境足當前矛得此樹爲後勁覺嵐氣黛色猶紛紛在人衣袂間釋藏堂詩曰入城滿面是烟霞殆謂是歟遂與諸君聯轡歸十一日復集署中出詩披閱司馬得五言律詩二首遊記一首明府得五言古詩一首介祠記一首李君曉園得五言律詩四首余得五言古詩四首和司馬近體詩二首而斯記則更成於數月之後濟勝無具行止隨人亦聊以志余愧云

屏間書畫記

老子曰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書曰玩物喪志古人每以垂戒然書畫墨癖亦復不惡中散之好鍛遙集之蠟屐差爲不韻耳若濟冲士少之散籌障簏則下同市儈矣余性嗜典籍復玩書畫凡生產歲入之餘悉置是物故所收藏以視名流巨望固有不逮而搴布之叢亦云侈矣庚寅孟秋偶爲彙屏閩出笥中所有暨得之知交者七十餘幅參差列之如孔文谷傳青主壽毛藍田叔顧樵水陳香泉計子山曹澗符蔣南沙于雲谷李南郊史鐵

崖皆當世知名者其他寸縑尺楮一鱗片羽或爵
里不詳或姓氏弗著要皆無愧於藝林宗匠時下
俗贋概乎莫與焉於是見者無不稱善而或曰雕
蟲篆刻壯夫不為彼戔戔者烏足留意哉或曰持
擇過嚴動生障礙守虛齊物當不如是余應之曰
此如名賢滿座吐屬風騷清標逸致各極其勝正
不堪令一傖父廁之也又如寒塘古木怪石幽篁
淡泊怡情清踈悅目正不必有深山大澤之觀也
雖與古人書事書誠之意不侔而一時鄭重裒集
之勤亦重可念也已嗟乎世之梯榮媟利者絲竹

妖淫之是諧擽蒲博塞之是好余之所爲寧能免
於訕笑乎雖然雲烟過眼聊以自娛余之不能爲
彼猶彼之不能爲余也余固將擁萬卷面百城𥇣
跡脩閣放懷寂寞終老於齏鹽書軸間矣故記之

容齋文鈔卷七

綿上茹綸常文靜

祭文

哭二亡女文

嗚呼汝少即多病汝母與吾每憂汝幸而成人年十七歸梁氏未三月而汝母死持三年服汝舅爲吾執友弗忍禁吾亦聊從介俗聽之服甫闋而汝舅病矣未幾汝舅殁釋服踰年而汝死矣嗚呼痛哉汝嫁僅七載而疊罹凶閔困日在憂戚中今歲汝以免身未幾子女相繼患痘疹晝夜勤劬遂得

羸疾二月晦力疾歸寧吾見之駭然淚下曰汝疾至是乎但汝甚諱言疾且恐貽吾憂也未及二旬醫藥罔效汝壻强汝歸匝月卒至不起嗚呼痛哉汝上有孀姑下遺嬰弱汝死能瞑目耶然汝已育有子女於梁氏得稍似續汝姑汝壻皆淳良長厚當必善視之汝可無慮矣吾年衰不勝哀慟故自汝病革殁至葬僅一視含殮其餘營奠執紼皆命汝兄汝弟代之嗚呼痛哉太上忘情達人任命吾不能也而胡忍漠然視汝如此哉爰和淚濡墨屬此辭令陳之汝柩前汝其有知耶其無知耶嗚呼

痛哉

祭張太夫人暨蕙圃先生文 代李曉圃

太夫人之歿也越二十六年而始克葬姊丈生二歲而失怙與母氏相倚為命者數十年故孝思尤篤雖古人孟筍江魚殆無以過至其營葬亦歷有年所特以事端重大子姓繁多卜兆未叶遂致因循未果葢亦謂其年力之足恃而詎料其未踐下壽以歿耶嗚呼此則賢母孝子之心或有所未安者歟然姊丈歿踰期年甥輩亟謀之兩房羣從並克荷負葬事一時喪儀之盛盈衢塞路弔唁者踵

相接會葬者蓋相摩邑中豪門巨族雖多而求其
若太夫人之孫曾林立生榮死哀者屈指不能一
二屈也太夫人固可含笑於九原而姊丈之抱疚
終天亦聽藉此稍慰已獨是余與姊丈親誼夙敦
居址相近幼即登堂拜母長復無間過從而一旦
人琹俱亡此園花徑草見之哀感頻來而酒盞棋
枰對之風流頓盡也茲者歲行盡矣朔風凛冽太
夫人之靈輀已儼將祔於太翁之墓而姊丈之柩
隨諸後俟葬畢之翌日始歸窆新阡是雖不能效
捧墳土於生前而尚得侍掩幽扃於死後是舉也

雖於禮無明文而君子以爲得禮之遺意矣他如
太夫人之淑德懿行與夫姊丈之孝弟廉謹敦仁
尚義已勒之銘狀載在口碑亟之家乘固無俟余
言之諜諜也尚饗

哭二姊文 代文学兄

嗚呼哀哉姊竟棄兩甥而殁耶姊竟遺兩甥以罔
極之慟而令弟輩抱無涯之戚耶憶姊之稱未亡
人也年未三十栢舟自矢上奉孀姑下撫幼子卿
悲茹苦歷有年所人方謂天之酬於此者必優於
彼姊之後福庶乎未艾其享子若媳之奉養雖耄

豈可躋也而胡爲遽止於斯耶況姊生平德性淵涵慈和正直與近今巾幗中佞言詭行者殊人又謂必有以邀天之佑而詎意以目下微贅漸至潰壞不收百方莫效諸醫束手不能知爲何症而卒以此殞其生是何天道之憒憒耶嗚呼哀哉吾姊弟妹八人長姊之歿甫廿餘歲弟時方幼未知悲苦繼而五妹歿年亦僅廿餘歲弟時方從中州挈家累歸殮憑其棺窆臨其穴迄今思之猶有餘慟而何吾姊又繼之而歿耶弟今年幾半百尚在乏嗣百事灰心毫無生趣方冀與諸姊弟妹時時相

依藉以慰晚景而今更無望於姊矣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淚漬楮墨語無倫次姊其鑒之嗚呼慟哉

祭王蓬溪邑侯母夏太孺人 代某鄉耆士

嗚呼太母坤貞著美聖善垂譽也前以孝爲婦而以順承夫也後以嚴爲母而以慈爲姑也尊卑長幼比里族黨戚有孚也惠心淑問難悉瑕也涉閩與粤靡有寧居也哀纏黃鵠而俱繼緒之無托撫厥孤也弱操作而備勤劬也迨我侯之凜遵夫慈訓而歷仕途也山右十載而始克奉版輿也封鲊

之操久而不渝也最後蒞介錫强於下車之初也
轄邑乘等河渠也祀典之克勤與講院之建置也
哀此窮獨飢者食而寒者襦也至其片言折獄而
息數年之爭使水利獲歸於舊以奠我郡閭也此
蚩蚩之民身受之而感戴繼之以歌獻也是真不
媿為新建之後裔而媲美於宰畢父之盛徽承也
是皆奉太母之教以成此訏謨也嗚呼太母貴矣
而兆耀大禕褕也太母富矣而兆御夫脩服也昌
矣熾矣而不忽於顯崇也壽矣康矣而不傷於嬉
娛也干霄玉樹無嫌於一株也諸孫振振皆鳳雛

也積善之徵慶有餘也　等方襲承戴二天仰茲淑範而忽爾長逝誠不禁涕洄之沾裾也嗚呼哀哉來安輿而歸喪車也僕且以憂去官杖桐而號哀動行路而言旋於會稽之故廬也一時介之人士借寇無從攀轅莫及悵何如也爇辭布悃而非諛也闕之昔人致生芻也敢即几筵而飭此槃盂也尚享

跋

劍虹齋集跋

余髮未燥時即耳四山人之名又廿餘年始獲交董帷園王田夫任西郊三先生而秋谷先生則歸道山已久矣然聞三先生言及先生之爲人輒以未識爲憾厥後交先生嗣君欣木每過劍虹齋一乱園諸處見其揷架之丹鉛書畵之題識與夫花木竹石之位置培植鑪熏琴薦之手澤留遺流風餘韻猶有存者而益想見先生之爲人先生爲深山公令子夙承家學所交皆一時名下士相與切

劇於詩古文詞者甚久故所作俱有宗法間爲小詞遂入秦黃之室特以年僅四十未見其止故世共惜之歲辛卯欣木將以先生遺集付梓屬余校讐且索序焉余謝不敏敢題數語歸之以誌余願交先生而未得猶得附名簡末爲厚幸也

貞節梁孺人傳跋 代

婦德以順爲正不幸而以節見難矣顧秉禮之家栢舟自矢亦其常也獨孺人以繼室撫前孤並恤猶子俾兩門孱弱皆得成立且調劑家事好善樂施綿梁氏忠厚之澤爲尤難耳五十年含冰茹蘖

苦節自貞以靚古列女奚愧焉

青主先生書冊跋

此雖非公佗先生着意之筆然語有見地書饒古趣由其品高學卓故粗服亂頭於率處拙處彌覺魏公嫵媚耳譏庭大令書家南董當不以余言爲河漢也

自書冊子跋

僕性躁率不耐臨池固非工書者癸卯仲冬靈石友人王君過敝廬述稼門明府命以素册委書明府政聲素著爲山右循良第一靈介接壤尤所傾

慕不敢以鄙拙辭因摘錄舊作用呈大雅詩既荒蕪書復杜撰曷勝汗顏尚希教我

又

乙巳初冬素亭觀君南谷以素冊索余楷書鄭板橋道情十首余以俗冗久荒筆墨又老眼昏花腕力衰憊遲之丙午春抄始勉一命筆然亦屢作屢輟矣書訖尚有餘楮因復摘錄板橋諸題跋附之素亭見此得無笑其牽强支離終不能楷耶

趙承旨飲中八僊圖跋

詩仙草聖尚矣賀之晚歲入道蘇之醉後逃禪吾

無取焉然以視後世肉食者與蘇扛佛輩其志趣爲何如耶杜之稱許不誣也松雪圖之輕毫淡墨瀟灑夷穆宛然爲八人傳神更可嗣跡龍眠矣壬子伏日六悔翁跋

王孟津墨蹟横卷跋

文安書法自明末迄今鮮有出其右者余所見眞蹟甚夥而此卷爲送人按巡江南之作與他書頗不類然細視之殊有逸氣詩亦古奥固可珍也壬子仲夏友人松畹屬余題識因爲贅數語歸之

壯悔書屋額跋

昔者雪苑侯朝宗先生嘗以壯悔名其堂茲石儂主人亦以壯悔顏其書屋人疑其襲也余獨謂不然葢石儂之年之壯與壯而悔則與朝宗同而旨趣境地則大異焉彼固各有所取爾也亦何嫌於襲耶且石儂惟恐其不能悔也倘果能悔則其飭躬勵行必將有大過乎人者亦何嫌於襲耶石儂勉乎哉

松蔭軒䟦

松之爲物也壽而貞有歲寒之節色蒼蒼然聲謖謖然高人逸士皆愛之其借以名其樓閣亭榭者

更多如恒河之沙然彼皆實有之而不儻主人之松蔭軒乃有軒而無松聞之則曰吾愛吾嬖之有松而因以名吾軒也於戲人生天地間如田園宅舍爲吾之所得據而有者其究皆非吾有也而山川雲月爲吾之所不得據而有者又何莫非吾有也區區一松亦何足道哉君子於是乎謂不儻爲能遠觀矣

汪稼門明府題正甫書額跋

稼門明府爲正甫主人書齋中額曰約失之鮮暇日乃復屬余跋於其後余曰斯言也其殆可以終

身行之者乎而更五陵年少衣馬輕肥侈然自放者之若口良藥也以之持躬以之居室以之應世以之服官固無往不可也明府相勗之意亦深且切矣正甫其勉之哉

沈文節公墨蹟跋

丙戌嘉平有以馬遠雲柔圖沈懋書軸及端溪小硯售者硯製頗佳雲柔圖亦不愧名筆惜無欵識卷末二小篆復昏漫不可辨最後展視沈書則懋學也朱印則君典也蓋售者誤以學爲草字耳爲之一笑顧索價不甚昂因以數金酬之文節萬歷

丁丑第一人官修撰第二人即江陵相君子嗣修也奪情之舉公首貽書嗣修詞甚激切復謀與吳編修子道趙修撰汝師上疏爭之疏雖不果上然海內咸服其風節矣惜年命不將未獲竟所用而殁鳳洲爲作墓誌銘稱眞爲作傳竹垞詩話謂欲誣曇陽子降眞之說而以妖夢誣光明磊落之君典其卿人哉公少任俠兼精技勇嘗出塞縱觀飛狐花馬險塞突爲虜騎追至幕南公挾一矢命中其黨乃不敢追眞異人也著有東郊遺藁評者謂其不名一家縱横捭闔往往出人意表今觀其摩

亭絶句氣象卓越語意凌厲幾欲追蹤太白至其書法遒逸更具晉人風骨洵可寶也臘月後五日容𥁞後學茹綸常謹跋是日董恩亭刺史遣使餽問因復爲手書述之

又

明代自枝指生文待詔董文敏而外善書者無慮數十百家文節不聞以書名然已優入能品也況其人尤有足重者乎因裝潢珍藏之小除前六日石綿山人炙硯再跋於一笑山房之北窻

題半壁山房聯句詩草後

此辛巳中秋後二日集帷圜刺史半壁山房聯句詩草也爲田夫先生所書迄今幾四十年諸公皆久歸道山惟余尚在盎修稼當年最少年也而亦顛毛種種矣嘉慶丙辰夏孫裝潢諸友人手蹟撿篋衍於敗楮中得之歲月推遷老成凋謝又豈待過黃公鑪下而始歎山河之邈若哉

後書畫屏跋

庚寅歲余以所藏書畫七十餘幅爲屏間玩後爲友人強賺以去然屏固在也己酉春傾倒篋衍並求之收藏家凡三閱月仍得七十餘幅參差布列

遂復舊觀惟前所云當世知名者自管滹山人外皆缺焉然如五代趙幹之山水元无名氏之花鳥明之唐寅仇英周之冕陸治　國朝之吳雯儲大文曹允周王永命陸棠湯先甲汪由敦余省則又前之所絕無也於戲雲烟過眼霜雪盈顛倏經廿載昔之所有已化爲烏有今之所有又安能必其終爲吾有哉感嘆之餘因自識數語於後

書祿門明府書平甫齋額跋後

祿門明府令靈石時托友人索余書素册且過余書息廬劇談竟日最蒙青盼故平甫乞余跋明府

所書齋額後時明府方當强仕余年已逾艾惟正甫則翩翩美少年也門第清華留心風雅雖未歷仕途其境地與明府固不甚相遠也詎意僅十餘年明府官至撫軍爵位崇隆功名炳著而正甫於今歲己未春方循例將服官矣而遽爾玉折嗚呼榮悴無常升沉迥絶何命之不猶若是哉余衰老無俚固無足論若正甫之壯年徂謝母老子幼賫志九原其尤可悲也已

銘

硯銘

介而貞栗而溫磨而不磷宜爾子孫

又

山澤之臞惟汝朕雖有瑾瑜弗汝如其楮先生管城子之徒歟而又吾之所必需

又

而質雖厚而年斯壽而勵所守而毋或垢而用之於以不朽於戲是曰石友

筆篋銘

或韞而藏或脫而出豈必爾投毋貽我失

沉香天然如意銘

胡爲乎金胡爲乎玉季倫之驕豪也以鐵鼻羽之助哭也以竹而吾何獨有取於沉水之木爲其不雕與不琢歟爾毋遺譏於折角

琴銘

其爲器也甚古其感人也甚深其契文王孔子之心而具高山流水之音者乎而吾更有取於無絃之琴

贊

李玉屏遺照贊

晉人麈尾釋子蒲團科頭曲足得意忘言盍遺棄乎塵俗聊栿藉乎簡編其守元之柱史抑齊物之漆園噫先生之歸道山生塊率天亦幾經歲年矣而後之披斯圖者猶然景仰乎斯人

祝明府德政贊

增城郭耶浚河渠耶百廢舉耶民安堵耶其古之杜母而今之召父耶

題段懷慈小照

翳翳長松泚泚流水兀坐者誰曰于木氏擁鼻時吟科頭自喜寄意棋琴怡情圖史七十年來光陰彈指不辱不殆知足知止國之庶老鄉之善士我披斯圖感嘆靡已

容安文鈔卷八

綿上茹綸常文靜

尺牘

與帷園

陽侯肆虐遂並波及先生鬧之局勝扼腕但被災者不一郡漂流者不一戸數也奈何願放愁散懷毋過爲鬱鬱也道阻未得過慰特走力敬候並上穀米五斗麥麪百觔聊佐晨炊負郭無田仰給麗市愧不能多莞存是幸

與朱晝圃

都門一晤以事遄歸未獲再接塵談南雲北樹懷之者十年於茲矣數歲前承惠書箋深荷記注前穡錄拙集之時田夫已矣帷園西郊又屬在遲暮鄙性躁率草草付梓其間荒陋以及魯魚豕亥皆所不免寄呈左右方懼貽笑大方不謂遠從數千里外寵頒大序惓惓雅誼溢於楮墨捧讀之下感愧交並他日倘能買舟南下訪西湖武林諸勝過魏塘首謁故人當九頓以謝也足下門地清華人才瑰麗早宜視草石渠春闈不遠可佇俟耳邇年著述自應益富續有便鴻勿靳郵示鄙言二章聊

中積悃另紙呈政珂里詩人夙所傾慕至慈山先生風流宏長尤欲北面請益者前托帷園刺史以拙集請正未審不致沉浮否里句希轉致道此意也秋稼妻子近狀若何並候臨楮神溯未盡欲言

上外舅索菴先生

睽違道範再更裘葛聞抵蜀後即督餉軍營崎嶇困苦鋒鏑驚心自所不免然 國家邊圉有事正臣子奮不顧身之日他日滅此跳梁
聖主優叙勞臣首膺高擢名垂竹帛固可為大人預賀也常無策貧身益之多病惟日對殘編更無

善狀可爲長者告者茲因高麘夫舍親入川之便
肅此奉候左右萬里雲山曷任翹望

上晉源夫子

壬午歲杪拜别星散萍分未獲修候函丈用深歉
仄傾榮任長寧仙鳧南下百里花封應相慶得神
明宰矣雖地遍炎荒非通都大邑比然民社之寄
當復不異宓琴一鼓行即內擢繁簡難易安足慮
哉惟園西郊衡如諸故人咸有寄章常以襪線庸
才夙叨教育憂患餘生若無善狀遙望南豐惟有
敬祝升恒非能與諸君角勝於毫楮間也勉成二

律統呈教削肅此恭候歷祺曷勝瞻依企望之至

上確軒夫子

常早歲獲廁門牆拜別廿載始得一侍左右復聆教益私心竊幸不可言磬茀夫子以一代大儒入官中朝生平著述皆足以發明聖教羽翼經傳其爲天下後世宗仰者當繼跡洛閩不但不朽之業而已茀門下從游之士求如定夫季通諸君子者概乎未聞此不特時會不偶亦可徵窮經學之解其倚也常每見時下呫嗶講章時藝外偶及他書輒茫如隔世心竊恥之因妄思捜攬羣籍自附博

洽而舍本逐末反於根柢之學未深研究春杪得聞緒論望洋而嘆不禁爽然望夫子鐸盟餘暇時惠德音俾常有所模範或尚可收之桑榆也外排集一部呈覽乞賜教削前所呈係初刻本謬誤殊多倘蒙郵下肅此恭候道履曷勝依馳企望之至

與王蓮溪明府

春前意外獲聯芝宇殊慰渴懷又以入都旋別復悵悵者屢日令使過介再接尊剌足徵記注益荷高誼也未審散地得重邀憐憫否耶企望奚似謁選佳音倘蒙郵示肅此奉候左右臨楮神溯不盡

欲言

與江夢草

歸我蘇詩兼援朶雲如對故人稍慰渴注澤州曲沃二志撿付來手劍虹齋詩集並上對山武功志前承尊委已假之某公未得故久稽上覆也垂諒是幸

與朱蔚亭進士

僕生平嗜古成癖愛才如命每恨生長西北廳求無人切磋之術以致學植荒落風雅一道未窺作者堂奧迺歲批刻方用自悔不謂足下反緣此獎

許翰諭寵錫許以神交古人所謂得一人知已可不恨也十章珠玉雖捧誦一過未能深磬其妙然精思古色已撲入眉宇矣來人匆廹未盡欲言率此鳴謝拙集附呈郢教程門高足並乞致意

與汪石潭比部

數歲前向友人案頭得讀先生書冊詩心竊向往之特自愧爽素未敢輒通於長者昨歲令嗣君遠臨敝邑傾蓋相交與聞過庭緒論私心欣忭以爲與曰可一識韓荊州也僕才質蹇駑學植荒落誠不足言然沒世不稱君子疾之附驥名彰昔人所

願先生當代宗盟振興風雅敢因令嗣君相與之雅以拙集敬呈左右倘可教誨尚祈俯賜月旦俾後生末學得以奉爲指南則感且不朽矣再者北地詩人類於流徙薤齋不吝齒芬稍爲嘘植如崔不雕康太乙之於新城尚書著名藝苑詎敢忘所自耶唐突清嚴深慚踈樸臨楮神馳曷勝翹企

與郭帝揚副戎

數年濶別渴想殊深金川之役始聞効力行間親冒矢石生死呼吸卒邀天佑纖聞鯨鯢就戮巢穴一空虎旅投戈榮旋新任是以僕於驚心動魄之

餘又不禁爲之色飛而眉舞也功著疆場名垂竹帛不次之擢誠可拭目俟之矣第未知此日故鄉親舊如僕者亦曾一屢尊念否耶出師告捷暨晉擢協臺並失裁賀殊深愧歉茲因尊眷之署之便肅附蕪函奉候興居遙望天末未盡欲言

與李嘉林

頃聞榮任河源曷勝雀躍雖鸞棲枳棘未遂雄飛然江丞梅尉至今猶稱道之不衰也老棣台才具明敏風度老成自可邀大憲鑑惟是隻身遠宦尚望隨事留神彌加愼重勿聽近習之言勿爲已甚

之舉此愚迂淵之見欲効區區於萬一者耳𠃊欲

裁候未獲便鴻幸此佈懷臨楮馳切

與蘇紫瀾鄧伯

不瞻芝宇倏經數月懷仰之誠與日俱積別後華

翰再頒足徵記注益令人銘感無已也寧武冰雪

之區暫息鵬摶榮擢好音勿吝鄭示倘獲駐節并

汾復得托庇宇下則幸甚矣僕匿跡蓬門殘書送

日略無善狀可爲左右告者明歲擬爲楚遊然婚

嫁牽纒尚未審如意否殘臘匆匆率勒鄙懷順候

台禧伏惟澄照

與帷園

蘭孫玉折令人駭痛暮年値此其何以堪然無益之悲不如作達善遣爲禱僕偕諸同人具有薄奠適會冗務未得過唁彌用悵悵原璧是荷餘俟面悉不旣

又

塵務蝟集亦復時親藥裹入來獲過從將徑一聆麈尾緒論悵望無任漢魏叢書闕遺伻送上並赫蹏數幅暇時爲我一揮勿以老人腕力衰颯例辭也近作數紙並呈郢政

與張鵠亭山長

昨蒙枉過可云蓬蓽生輝矣第碁對偕人未得剪燭西窗猶歉事也常廣文請文賓以夙痾未能搬管煩轉致晤廣文諄辭爲禱即事詩四首另紙呈政祈暇即和我也

與西郊

新歲稍暇知先生尚未館事羈身也明午小酌祈早過作竟日之談竹居令弟另柬並致

與田夫

數月來未獲趨侍左右鄙吝時生更兼俗冗匆擾

不禁令人有形役之嘆先伯父營蘿甫畢即邀採薪目今已差可矣想尊況瀟灑閉戶雅吟雖歲暮必不似常等僕僕也秋村拙作如蒙公錄畢乞擲下以了此一段公案薄物數種並希叱存乖候近好不一

又

辱承送別佳什二十字幾於一字一珠矣僕何幸於驪謌風笛閒得此耶謝謝廿八日尊招敢欲趨赴奈行色匆匆未能如意況令夫人瑩期已迫更不欲因僕增此一番酬酢也敬辭

與張耘溪

昨華札下頒囑和佳什緣書卷久抛周病時發思苦不屬草率命筆荒陋實甚又以生平不喜爲八景十景五七言律詩故復縮爲截句以稍變其體然亦江淹才盡惟求易於了事二韻小詩固當不滿方家一笑耳外拙集一部呈政率皆少作每用愧悔辛卯以後詩稿因剞劂無力藏之敝簏以飽蠹魚借以藏拙亦未始非幸也茲稍錄數章祈轉呈尊甫先生敎我幸甚行旌卽發未能趨餞希恕並候日安不一

與王九亭司馬

春前意外獲聰芝字十載勞思一椷話舊何快如之澌行留別佳什殷渥之誼溢於楮墨感我實深又緣素窘不能爲故人稍潤行色雖知已高懷必能亮諒而僕實愧歉無似矣京邸于役下須得悉榮補甘省良深欣慰祗以取道潞澤不能復過綿上再奉麈教爲憾耳頃尊使至介始知台從尚暫留東治承諭之事非不勉力周旋以圖報命無如輾轉支吾未有定局其餘二三舊好亦以力不從心各具贐儀一函托鋅佈悃第恐無濟於遠道之

需也有道碑原石久已無存靑圭谷口臨本亦甚可貴搨工未便茲購之家藏者僅得十八張並詩箑附上送別拙作前已呈覽惟口號截句未及奉寄故並書之希教我幸甚臨楮神溯未盡欲言順候邇綏統希澄鑒

與張素堂兵部

濶別數載渴企時殷棨任紛署並疎裁賀曷勝歉仄然有自鄰門來者未嘗不首詢起居佳勝也僕伏處蓬門資身無策讀書送日之外無足為故人道者足下鵬騫萬里仕版初登正努力功名之會

殊可欽羨茀回憶曩時杯酒傾談樂數晨夕又不能無悵惘耳率此奉候不宣

又

前接手札故人之誼溢於楮墨感我實深比聞迭歷仕途益稱練達曷勝欣慰未審乘車戴笠何日更得把晤耳嶺樹關雲悵望奚似冱寒調攝爲禱

與西郊

性好塗鴉而躁率不耐臨池先生以栗尾松滋見惠佐之佳什僕何以克副盛意耶謝謝小詩奉酬並求誨我餽歲數種聊用將意非敢云報也希哂

存之

與惟園

昨在過匆匆未獲傾談抱歉奚似豫遊定在明歲甚是盛冰雪乗逅誠非老人所堪也不腆數種未堪遠道之需聊當饋歲希哂存之承賜便面深荷雅誼但僕所藏冊中書猶皆古逸近青主一派者尊惠書法非不佳然頗不類敢仍以其三歸趙倘餘衍不乏或另檢賜否則拜登其一足矣再者前抵海忠介屏幅之手卷亦尚非賞鑒家物僕恐重違先生之命故祇受之尊集承委甲乙值殘臘匆

擾草率從事未能詳確希恕並候不宣

與蘇紫瀾郡伯

一日三秋古人朋友之思尚且如此況深以名父杜母之感耶前晤曉園知蒙記注益荷高誼寧武政簡地偏雖不足以別利器然鵬程九萬假此息翼耳晉擢好音拭目可俟茲因便羽肅附蕪函臨楮神溯曷勝瞻望

上外舅素菴先生

睽違慈範倏經數月前裔价歸時匆匆附稟敬候左右未罄欲言別後住屋諸事想皆就緒大舅弟

何時出都二舅弟入都之信乞並示知以慰遠懷大人望重斗山位跡卿貳經國碩畫自非後生末學所能贊但隨侍匝月諸稱熱柔竊有請者大人年近遐耆飲食起居似宜隨時珍護瑣屑拂意似宜善爲排遣勿勞身搖精以酧 聖主特達之知以副蒼生鼎鼐之望斯所禱切也常爲辱門楣垂三十年出無仕宦之資處少田園之藉碌碌半生髮且種種興言及此愧也何如尚祈退食餘閒時賜德音以教誨之則益榮荷無既矣臨稟悚仄曷勝瞻企

與白文軒

前蕪函奉候諒邀清照本擬晉寓京邸俟老棣台入都聚首面悉一切以快數載積想之恍奈議奴檢買嫌搆斲生有不欲令令兄及大人知之者故亟歸耳傾貲而來垂橐而去遠人若況可想見矣追維平昔親誼契合之分與足下獨深未審肯能爲僕展一籌否耶臨楮神馳曷勝翹企率候近履不一

與程春帆司馬

歲行盡矣愁病交攻更兼煤薪米券百緒紛來懊

抱作惡此時硯冰署脩然無累何曾礙壞耶前意外鏝瞻芝宇稍慰渴懷特以匆別為歉耳茲敬上國初人做米山水一幅暨寧陵花火數件用介俗詩陛三級之說以寓私祝野人之芹志其簡陋不足云餽歲也莞存是幸並候適安預賀新禧不一

與梁麓谿

非擾你廚歸來齒頰猶芬也謝謝蘭谷老病委頓牀笫不意遽爾捐館令人哀悼不已書林藝苑中又失此良友矣令郎暨小女病當是水烟所致凡酷嗜此未有不被其毒者祈戒諭之並傳示弟意

宜善調攝毋忽外具佛指柑十枚龍賓二匣少佐

文房清玩哂存是荷

與呂寸田

別經數載感念殊深前接朶雲未獲裁荅然亦不盡由中散之懶也邇年敝鄉耆舊凋零如睢園西邦率皆化為異物發言興嘆筆硯塵封昨歲端陽室人復一病不起喪葬拮据固不待言而家務紛冗百事灰心毫無生趣以故每欲寸楮遙佈輒復中輟足下席珍衙門著述等身擬與春覲巾箱課子雖功名蹭蹬與不佞略同而天倫之樂實遠過

之每憶清標揭勝遐慕望樹瞻雲能無悵結藉此奉候興居兼申積悃悼亡詩十首暨近作數首另箋呈政統希遴鑒不宣

與呂蘭浦明府

關山修阻魚素難通遙望嵩雲揭勝悵結春杪承以刺史公遺集暨尊刻並手教下頒捧讀之下或如朱絃疏越古調獨彈或如仙人嘯樹風骨自異信乎新安之詩教家風至今未替也回視拙集不啻春蚓秋蛩黯然無色矣過蒙獎許益增汗顏耳入春之役決否倘得再瞻芝宇樽酒論文當盡傾

積懷也肅此奉候安並鳴謝悃不一

與李曉園

昨遊吟嘯甚適但竹裏行厨不無過費主人耳謝謝偶得五言一章別紙呈政承惠物並砌錦新撿付去手耳患當避風靜攝可勿藥也並候不宣

與張松畹

伯母遊養令人駭悼特以道途修阻未能趨詣靈階躬親叩奠俟歸營窀穸時當敬備芻香再申微悃足下素稱純孝抱痛莪詩自深修毀但當思其大勉襄喪務毋徒遺滅性之譏也順變節哀是所

稿切非歲拙集緣卷帙所限未能暢發尊作方用爲歉又蒙賜金佐貲感愧殊深謝難言磬料聚首非遙尚容面悉一切耳有懷如海彌勝馳溯玆以某君公車北上肅函奉唁並候孝履不宣

與呂寸田

春夏之間兩接手教並賜惠詩文種種暨鄰架藏書感愧交并不禁作喜旋悲而又終慰也蓋故人千里魚素難通忽得一函竟兼觸目琳瑯喜可知也及披讀之下老友離索之思感傷情至之語悲從中來含涕欲墮矣既而雒誦尋繹諸詩與文率

皆氣厚詞雄昌明博大老而益壯迥非脆弱澆漓之夫所能企及其爲福壽之徵無疑安在漢之公孫朱之梁溺不再見於今日耶則又不覺破涕爲歡爲之起舞慰藉也先生詩集久宜付梓今得令姪力任之是亦家門藝苑中一快事也札中諭刊詩一段固爲君詩起見實中余病然此非知之難惟行之難或亦在乎鑒定之得其人耳僕知交零落孑焉寡儔其可與考定得失辯論是非者只一寸田先生又以關山修阻無從聚首此搢集之所以卒增余愧悔也夫先生明鏡自照慧劍自操又

得名流討論去取決不蹈余覆轍序言見委故述斯旨以覆僕年來精力日憊學植日荒言論日畢猶不揣故陋爲先生詩集序其亦可笑也已暑中緣病未能執筆故爾遲遲遲來尊集想已竣事恐無及矣藉此爲魏公藏拙何如敬此奉候文安並鳴謝悃不一

又

屢承手教足徵記注愧荷殊深久失裁候固緣疎嬾亦由俗冗雖我輩心交不關形迹然濶略之罪自無可辭矣梅郵詩云不好詣人貪客過慣遲作

答愛書來爲僕寫照眞堪一笑也前從令親閣主政處曾有雜函並奉懷詩一章轉致來諭不及想亦未達記室童君二樹因足下益想見其人但蒙寄此君詩竟未獲捧讀悵悵工部詩尊論甚允自非膚淺所及寫梅諸作彌臻老境閱之曷勝心折僕年來讀書之功日減縱有所作皆酬應率率殊無足觀僅錄近作數首呈政冬底聞有來介之耗倘復得奉教把臂縱談相與商搉今古則更幸甚快甚率此奉候興居臨楮神溯不盡欲言

與僧心齋

夏初接讀手教深荷記注兼得悉一切起居佳勝調燮瀏陽足徵公論循卓之擢可拭目俟之矣但須愛惜精神以應繁劇維持凋敝以恤民生勿以察察爲明勿以硜硜爲節古人所謂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願足下留意斯言也前者長子景文上謁台墀欲棲身幕中尺素瀆陳已罄鄙懷惟足下憐而教之莫令遽歸使其終爲破轂之犢涸轍之魚是所望也僕年來衰憊日甚生計日艱里中少年英俊槪視爲陳人宿物道故無人發言莫賞入春三四月內素享蕙圃及家倫叙兄

相繼下世可駭可痛弱草棲塵白駒過隙寧不信然擬於明歲六十後即杜門却掃不通慶弔以家事付之兒子輩倘幸而耳目神明未甚就聾瞶雖布衣蔬食更當寄情筆墨以送餘生俟足下擁旄入覲覓便歸里與申車笠之舊盟叙琴樽之樂事則更幸甚與言及此曷勝神馳

與汪讓庭使君

介邑武廟惟高誼始終之茲復重勞大筆紀事勒石又齎致焉僕等既感且愧頌謝之忱非言可罄然自此以往義並邱山甘棠永戴固不獨在一人

一時矣至於修遺山先生遺塚重立碑碣種種皆屬表揚前哲留心風雅迥非近今所及文章書法特餘事耳拙作二首用抒懷仰非敢與馬鄭諸公較優劣也另紙呈政並附候陞祺不一

與呂寸田

屢接台教未獲尺素相報負罪實深然其故亦非盡由相如之病中散之懶與夫關山修阻塵務牽纏也蓋一則以寸田先生忠節後人中州名士縱不能膺大科登膴仕亦當使之優遊於書林藝圃俾之著作終身奈何靈蕓作謝玉樹旋凋窮愁抑

變何其酷耶偶一念及輒數日作惡故每欲以一函奉慰而楮墨亦爲之屢作屢輟矣又以僕邇年來入俗日深生計日促衰病侵尋學植荒落毫無善狀可爲知已告者此則僕罪之或可解免於萬一者也昨冬捐集付之剞劂獨力難營草草竣事先生序言向爲友人借觀竟遍索不得悵悔異似茲寄呈政至刊詩端委暨鄙意隣僕自序與跋可具見矣有懷如海未能畢傾順候道履並希澄鑒

與袁子才太史

乙卯人日獲接手教並隨園尺牘三妹詩稿八十

自壽詩捧讀之下且感且愧旣又不禁欣欣自喜
也蓋以嚮於先生雖傾慕有年然半面無識一介
未通遽爾冒昧上瀆兼以拙集求教是猶餳簫粥
鼓邀倫贖之聽里媼村姑企施嬙之盼也其不以
之覆瓿亦即束之高閣漫不省視置之不論不議
之列而已是以寄書之後頗用自悔將恐不齒於
名流且並見嗤於俗士詎意亟賜報函過蒙奬許
屬和佳什常之謭劣何以得此於先生哉駑馬見
顧於孫陽散木不遺於匠伯此雖孫陽匠伯之或
誤而駑馬散木未嘗不竊自幸也常自幼善病性

琥吟詠曾讀書於合河孫氏家塾文定公昆季婿翁舅氏也每邀青睞謂將來必爲晉省詩人常至今深愧其言詎意弱冠以來連遭三喪丁艱七載家難蠭起遂棄去帖括入貲爲郎而饔飧漸傾致身無術廢然而返息影蓬門與草中二三詩老講求風雅但人皆耆舊久悲宿草前後雖兩遊河北三抵都門貴游英儁尚不乏人或神交而獲見其著作或親炙而得聆其言論求其炳然使常傾心奉爲師資如先生者實指不能一二屈也倘早於十年前得讀先生之集尚可買舟南下執贄門牆

以求教益迄今犬馬之齒雖僅六旬有二而精力衰憊夙病又不時舉發即隣封接壤百里以內皆艮縮裹足不前矧能勝舟車水陸數千里之遥哉常每恨生長僻壤切劘無人使得遂　國初耆宿如竹垞阮亭初白諸先生相與遥遨遊就當必稍有可觀乃今當吾世而僅得先生一人而又於齋中失之則常之不能抵於大成其亦命矣夫然靈光歸然於遲暮之年得覩著作復通音問嗣後倘更蒙賜教則又常不幸中之幸也自壽詩勉和八首氣折大巫自不能佳藉頌揚不盡則有之實無

溢語也先生交滿天下和者自必盈卷他日能寄我一覩否近作二紙暨壽詩統希誨政並候不宣

與宋偉堂

尊招亟欲趨赴乃霪霖匝月泥潦盈途既車轍之難通又據鞍而弗勝奈何奈何惟有翹首華堂如在天上想當筵歌送奏酒炙紛綸之際應亦念僕之不能預斯佳會別無他故然此時邀致而弗得他日或不速而能來固未可知也笑笑率此佈懷並謝不宣

與袁簡齋先生

昨歲中秋後始接得由都門寄來手教緣拙札已先致故未及之今歲三月初旬復蒙華翰下頒是因魚雁之遲留翻獲瓊瑤之重疊幸何如耶至於獎許過當愷摯纏綿深情若揭以常之弇陋望門牆而不得者且引為神交此雖先生好賢下士虛谷為懷而常亦何修而得此於大君子哉感甚愧甚常舊有山右詩抄之役六十後欲屏却塵務輯成此書並抄輯十餘年來未梓詩文雜著彙成卷帙以為終焉之計乃衰病侵尋人事牽率竟未克如願去歲臘底復為諸甥兒子輩從恿遊

聖諭入都祝釐正月初四日預千叟宴二月初二
日領
上賜詩杖如意錦緞等物共得十三種
皇恩優渥誠曠典也初七日束裝出都廿四日旋
里衝風冒雪計往返道途幾三千里殊覺委頓恰
值兒子景呂叨入甍序賀者紛如而鄒公五朶雲
與中州友人呂寸田新刊詩集同日寄到一時座
客爭先傳觀交口稱譽其不知兩公梗概者則又
有知者爲約略言之寸田爲忠節後人家學源淵
其弟樹郇明府曾宰敝邑故人多知之惟先生雖

名滿天下然南北寥遠非讀書仕宦中人不能盡悉也於是諮詢之下或謂少年致身清禁才子聲華或謂晚歲托跡煙霞神仙福分或謂園林擅幽勝即玉山金谷有弗如或謂著作本性情縱望溪阮亭有不逮或謂其花柳多情類尋春之杜牧詼諧肆志近說鬼之東坡或謂龍門投謁盡屬英賢絳帳傳經兼饒女士或謂未空色界恐竟是猿公獨具婆心信可稱詩佛固多雅彥傾慕高風抑有拘儒旁生異議雖然而並進紛然而前陳者皆是也酒闌人散濡毫成五截句紀其事爰錄之扇頭

呈政用以伴函肅此奉候

續集六卷本不擬再災梨棗矣午橋司馬并言許可爰人魯心齋刺史入覲便道歸里復慫恿余且貽貲助刊而諸知交亦多有所助因於己未仲秋並詩餘一卷文集八卷付之剞劂至臘月始竣拮据從事流布醜拙其不遺訕於顏氏所謂詅癡符者幾何哉

漫叟公茹綸常呵凍再識於言息廬

余於古文本不能自信已詳言於前集序中然牽率酬應未能盡却因思昔人賣文爲活亦往往有之余雖不至如原憲之貧而食指繁衆日就窘鄉遂亦間爾涉筆述寄懷張墅塘太守曰最憐老去才都盡每愧貧來硯未焚是亦可以見余之志矣聊存一卷以繼前刻其他尺牘題跋亦略附見云

嘉慶十三年戊辰十月朔漫叟茹綸常題

求一笑山房之北窓時年七十有五